

世界女性题材经典名著



INDIANA

【法】乔治·桑 著 郎维忠 译

英迪亚娜

52392

INDIANA

【法】乔治·桑 著 郎维忠 译

英迪亚娜

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
图书馆藏书

花城出版社



200208658

2565/157

粤新登字 05 号

英 迪 亚 娜

[法] 乔治·桑 著

郎维忠 译

*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番禺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8.75 印张 1 插页 200,000 字

1993 年 12 月第 1 版 199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平装印数 1—12,000 册

ISBN 7-5360-1586-0/I·1413

平装定价: 7.50 元

译 本 序

一八三二年，一位二十八岁的妇女用乔治·桑做笔名，在巴黎发表了小说《英迪亚娜》，在法国文坛崛起。这是第一位女作家第一次以文艺作品的形式提出妇女解放的问题。多少年来，妇女受奴役受压迫，是男人的附属品，婚姻不自由，在没有爱情的夫妻生活中，担任生儿育女、操持家务的工作，还要受到专横丈夫的毒打，肉体与精神上极其痛苦。妇女是人类社会中不平等现象的最悲惨的牺牲品。乔治·桑以极大的勇气向旧的习俗挑战，她说道：“面对不公正，我绝不会若无其事，处之泰然。”《英迪亚娜》的出版，引起人们对妇女问题的注意。因为，这不是一般的描写男女私情的小说，而是一部提出了严肃的社会问题的力作。不久前发生的一八三〇年革命以及当时法国的政治形势，各派人物的态度，都在书中得到充分反映。作者把握时代的脉搏，态度十分鲜明。本书因而深受读者欢迎，成为畅销书。

《英迪亚娜》写的是什么呢？乔治·桑本人在序言中说：“如果您硬要希望在这部书里解释一切，那么英迪亚娜就是一种典型：这是柔弱的妇女，她的职责是代表被压抑的——或者，您更愿意这么说——被法律剥夺的激情；这是与贫困搏斗的意志；这是用额头盲目地撞击一切文明障碍的爱情……”

英迪亚娜是这部同名小说的女主角，她同丈夫德马尔上校、表哥拉尔夫爵士，以及情人雷蒙·德·拉米埃三人之间的关系，构成小说情节的主要线索。

英迪亚娜是在印度洋上波旁岛长大的姑娘，祖籍西班牙，自幼丧母，父亲对她漠不关心。表哥拉尔夫被家庭抛弃，跟她一起在荒野相依为命，彼此间有种父女亲情；表哥更希望她快点长大做自己的妻子。拉尔夫在家庭的压力下，被迫去英国成亲，后来妻子、儿子相继死亡，便回到波旁岛，才知道表妹已嫁给退休上校德马尔，在法国定居。拉尔夫赶到法国同德马尔夫妇住在一起，为的是与表妹相见并保护她，强忍住对表妹的爱，痛苦地佯装一个“自私冷漠”的人。德马尔是个莽夫粗汉，虽然爱妻子而没有恶意，却贪肉欲、缺乏爱情。英迪亚娜要寻求一种纯粹的感情。这三个人在一起生活，各有所思，家里的气氛沉闷，倒还有种表面宁静。可是突然闯进来一个雷蒙，引出许多事端。本书一开始就是雷蒙在秋夜越墙来与英迪亚娜的女仆幽会，被上校打伤。英迪亚娜出于人道，替他包扎伤口；后来在巴黎的舞会上再次见到他。雷蒙打定主意抛弃女仆而追求英迪亚娜，巧妙地同时欺骗了这两个女人。雷蒙是贵族子弟，社交场中的佼佼者，政治投机家与舞文弄墨的文痞，时而花言巧语地发誓，时而痛哭流涕地忏悔，终于使忧愁脆弱的英迪亚娜投入他的怀抱，却不想跟她白头到老。因此，英迪亚娜为了争取幸福，离开丈夫勇敢地私奔到雷蒙处，雷蒙却以不愿败坏她的名声为理由加以拒绝。一八三〇年革命爆发后，雷蒙所属的保王党失败了，他又患了重病，在寂寞中想起了英迪亚娜，便写信给她诉说自己的痛苦，信发出之后就把这事给忘了。他又施诡计与购买原德马尔庄园的富翁接触，并娶了其义女为妻。英迪亚娜接到信后，冒着危险从三千里外赶到巴黎，一心要把幸

福带给雷蒙。可是那负心汉同他刁蛮的妻子使她蒙受奇耻大辱。拉尔夫终于找到英迪亚娜，两人决定返回波旁岛贝尼卡山谷，从悬崖跳进瀑布，结束自己的生命。在跳崖之前，拉尔夫吐露了衷曲，英迪亚娜才真正认识了可敬可爱的表哥。

小说发表后，读者觉得不满足，不能让这对饱经忧患的恋人就这样死去。乔治·桑于是又补写了《尾声》，以来访者的口吻，写信给朋友报告英迪亚娜和拉尔夫后来的情况。他们在山腰悬崖下盖了一间印度式小茅屋，过着隐居生活，远离了社会，远离了诽谤，共同谱写真正安宁的爱情的颂歌。

巴尔扎克对《英迪亚娜》给予很高的评价：“此书是真实对幻想的反抗，是现代对中世纪的反抗，是内心的悲剧对历史上体裁的束缚的反抗……我从未见过笔法更简洁、构思更精妙的作品。事件自然而然地接踵而来，纠合一起，宛如在生活中。生活中万物互相触碰，偶然中常常聚集着连莎士比亚都写不了的悲剧。总之，此书的成功是确实的……”

《英迪亚娜》在创作方法上无疑受到卢骚、巴尔扎克等文学大师的影响，尤其受到贝尔纳丹·圣皮埃的《保尔和薇吉妮》的影响。乔治·桑善于把细腻的描绘同抒情的笔调糅合在一起，显示出女作家特有的清新秀丽、温婉亲切的风格。在写作技巧上表现为观察深刻，描写细腻，分析精辟，情节曲折，对话生动。作者着意描绘了异国风情，更加引起法国读者的兴趣，如贝尼卡山谷的茂林丰草，禽兽花木，流泉瀑布，有如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；又如英迪亚娜响应雷蒙的召唤，第二次离家出走，在海滩上及海船上的经历写得真实具体，使读者有亲临其境之感。另外，诸如悬念、伏笔、照应等手法也应用得很好。

乔治·桑在《自传》中谈到《英迪亚娜》时说：“人们难免会说，英迪亚娜是我本人及我的经历，其实那跟我毫不相干。我

表现的是多种类型的妇女；并且相信读者在读了这篇我对自己一生的印象与思考的报告之后，就会知道我从来不以女人的面目出现。”的确，小说是艺术创作，不能跟一个人的自传完全等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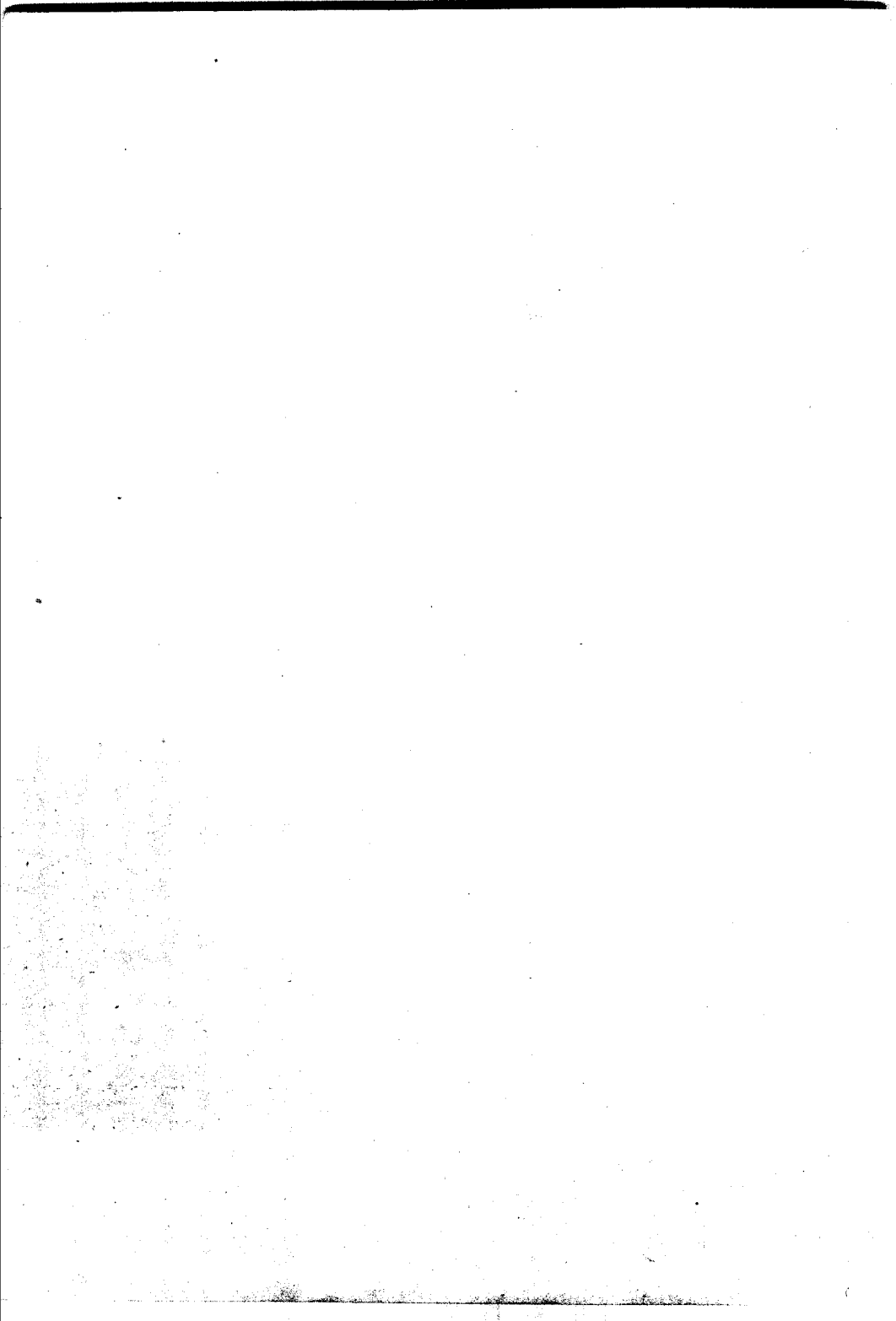
乔治·桑作为十九世纪法国著名的女作家，一生充满浪漫传奇色彩，人们对她褒贬不一，对她的生平进行研究与写传记的人颇多。她于一八〇四年生于巴黎，一八七六年卒于诺昂。父亲是拿破仑军队里的下级军官，在她四岁时去世。母亲是名生活动荡的舞女。祖母在诺昂庄园抚养她，还送她去巴黎一所修道院生活了三年。她十八岁时嫁给一个男爵的私生子，婚后感情不好，后来离婚。她跟许多男人有关系，朋友与情人太多，其中不乏著名人物：政治家皮埃尔·勒鲁，律师米歇尔·德、布尔日，作家于勒·桑多、缪塞、巴尔扎克、福楼拜，音乐家李斯特、肖邦，画家德拉克鲁瓦等。她同缪塞和肖邦的恋爱尤其遭人讥刺攻击。著名的诗人波德莱尔就轻蔑地称她为“那个女人桑”。她从小就喜欢穿男人的衣服和骑马打猎，连说话和动作都要跟男人一样。她狂放不羁，敢作敢为，不理睬别人的评头品足，穿着男装，抽烟，甚至叼着大烟斗在巴黎闹市区散步。可以说乔治·桑是女权主义运动的先驱，一生都在为争取妇女自由与实现男女平等而斗争，她富有正义感与人道精神，反对压迫与奴役，对劳苦大众深表同情，为共和制度奔走呼号，积极投身一八四八年革命，向往空想社会主义。她把自己的政治观点与进步思想体现在自己的作品中。乔治·桑一直辛勤地写作。尽管有人认为她写得太多太杂，“就像渔夫打鱼”，或者说她的某些作品是为了“付面包铺的帐单”而写的，德国哲学家尼采把她看作“一头写作的母牛”，她毕竟是位思想活跃、才华横溢的多产作家。她写了一百多部小说，还有戏剧、论文、书信和

童话故事。主要的作品有：抒情小说《英迪亚娜》、《茉莉亚》，社会小说《安吉堡的磨工》、《康絮爱萝》，田园小说《魔沼》、《弃儿弗朗索瓦》、《小法岱特》，童话故事《老祖母的故事》、《说话的橡树》与《比克多尔堡》等。

郎维忠

1993年3月13日广州

第 一 篇



第一章

秋雨清凄的晚上，布里的小城堡内，三个人神情严肃，陷入沉思，注视着壁炉里木柴燃烧和挂钟指针移动。其中两个人默不作声，好似任由茫然的忧愁重压心头；而第三个人则公开表示不满，在座位上烦躁不安，强忍着不打忧郁的呵欠，用火钳敲打劈啪燃烧的木柴，决意向共同的敌人开仗。

这个人比另外两个人的年纪大得多，是房子的主人德尔马上校。他是领半薪的退伍老兵，当年他英俊有为，如今变得体胖，秃顶，胡须灰白，目光可怕，成了威严的家长；妻子、奴仆与犬马在他面前都惶恐不安。

他终于离开椅子，显然因为不知怎样打破沉寂而不耐烦，开始拖着沉重的脚步在客厅里走起来，一举一动时刻保持老军人那种挺直的姿态，手叉着腰，整个身体向后转时神情总是矜矜，显出受检阅军官的英姿。

德马尔中尉驰骋疆场、呼吸胜利空气的时代早已过去。退休的高级军官现在被忘恩负义的祖国抛弃，不得不承受结婚的一切后果。他是美貌少妇的丈夫，舒适城堡与所辖庄园的主人，精明强干卓有成就的工业家。因此，上校常发脾气，特别是今晚，天气潮湿，风湿病又发作了。

他脚步沉重地在古老的客厅里踱来踱去，那里的陈设是路

易十五时代式的。他有时在一扇门前停留，门上方的壁画中，裸体的爱神用花的链条系住文雅的牝鹿与善意的野猪；有时停在雕花护墙板前，板上有参差不齐的浅雕刻，看着那不断变化的曲线与无穷尽的缠绕，徒然使人眼倦。但这暂时心不在焉的消遣，并不妨碍他在客厅每踱一圈时，都清醒地用深邃的目光，轮流看着两位守夜的同伴；三年来那关心的目光都亲切地注视着自己所钟爱的娇弱的宝贝妻子。

他的妻子十九岁。如果你看见她缩在白色大理石镶嵌金铜壁炉台下面，如果你看见她十分纤弱、苍白、忧郁，手肘支在膝盖上，你就会觉得在这古老的家里，在这位年迈丈夫身边，她是那么年轻，好似昨天长出的花苗；硬要它在古老的哥特式花瓶里开花，你会为德马尔上校的妻子惋惜，也许更为上校惋惜。

住在这孤寂房子里的第三个人，也坐在同一壁炉旁，坐在燃烧的木柴的另一边。这是个年轻力壮，面颊光润，满头金发，鬓发浓密的青年，跟头发斑白，肤色憔悴的屋主人恰成鲜明对照。但是，不那么讲究艺术的人却宁愿喜欢德马尔先生严峻粗鲁的表情，也不喜欢那青年总是平庸无为的神态。他那映照在壁炉里铁板上如浮雕的浮肿形象，眼睛不断盯着燃烧的木柴，跟本故事中金发红颜的人物在同样凝视中的神情相比较，也许并不缺少变化。而且他身体透出活力，清晰的棕色眉毛，光滑白皙的前额，明净的眼睛，美丽的双手，甚至他考究的猎装，在前个世纪追求爱情上所谓哲学情趣的女人看来，他简直是风度翩翩的骑士。但是，德马尔先生年轻羞怯的妻子大概从来没有正眼看过一个男人；这脆弱多病的女人与那贪图睡眠与美食的男人，彼此大概无甚好感。可以肯定，丈夫从旁观察这两个如此不协调的人，尽管把如秃鹫般敏锐的眼睛累坏了，也没有发现他俩交换一下眼色，也没发现可疑的低语与颤动。于是可以

肯定，完全没有一个值得妒嫉的理由。丈夫陷入比以往更深沉的忧愁之中，突然把双手插进衣袋里。

这里唯一幸福与爱抚摩的，是一条漂亮的良种长鬃毛猎狗。它把头放在坐着的男人的膝盖上。这条猎狗引人注目，身体修长，腿宽而多毛，鼻子像狐狸鼻子一样细长，头上竖立着乱蓬蓬的毛，两边是浅黄褐色的大眼睛，如黄玉般闪光，显得聪明伶俐。这双眼在狂热的打猎中，是那么残忍嗜血，那么阴森可怖，这时却饱含难以形容的伤感与柔情；当主人的手指在它漂亮的银绸般软毛上抚摩时，它的眼睛总是闪耀快乐的光芒，而长长的尾巴有节奏地在炉膛里扫来扫去，把炉灰散布在镶木地板上；它对主人出自本能的爱，有时要比人经过推理的爱更高尚。

炉火把客厅里照得半明半暗，这情景犹如伦勃朗的一幅油画。白色微光不时短暂地照着客厅、人与物，随后变成红色火炭，渐渐熄灭；厅内于是同样变暗。德马尔先生每踱一圈，经过炉火边，像影子一样出现，立即消逝在客厅神秘的深处。一些零星的火焰向上升，金黄色的光芒照亮了装着冠冕、奖章、绶带的卵形木框架，镶铜饰乌木家具，直到护壁板雕刻精细的突饰。但是，一块没烧尽的木柴，万一熄灭，其光芒被炉膛里另一个燃烧点所代替，刚才还很明亮的东西，又陷入黑暗中，其他闪耀的粗糙的表面显露在暗处。人们因此可以依次看到这幅画的各个细节：有时是一张靠墙的桌子，桌腿竟是三个镀金的海神像；有时是绘着天上云彩与星辰的天花板，有时是沉重的深红锦缎帷幔，长长的穗饰，宽宽的皱裯，反射出闪闪的缎光，好似在摇晃中闪烁不定的反光。

当看到这两个人呆坐在壁炉前，宛如浮雕，也许可以说，他俩害怕打扰这僵化的场面，一动不动地发呆，活像童话中的主

人公；也许可以说，最少的话语，最轻微的动作，都将会把神奇之城的墙推倒在他俩身上；但是城堡主人脸色阴沉，唯有他轻轻的脚步声打破黑暗与沉寂，跟一个用魔法控制他俩的巫师相当相似。

猎狗因为主人满意地看了它一眼，终于抵挡不住人的眼睛望着聪明的动物时发出的强大的磁力。它温柔而胆怯地轻吠了一声，把两只前爪伸到它所爱的人肩膀上，那份灵巧优雅难以模仿。

“下去，奥菲利亚，下去！”

年轻人用英语严厉呵斥那驯良的动物，它又羞愧又懊悔地缓慢爬行到德马尔夫人身边，好似乞求保护。但是，德马尔夫人仍在继续沉思，白皙的双手交叉在膝头，任由奥菲利亚把头偎倚在手上面，而没有抚摩它。

“这只母狗就老呆在客厅里吗？”上校问道。他暗自高兴找到借口发脾气来打发时间，“到窝里去，奥菲利亚！滚出去，蠢家伙！”

如果这时有人仔细观察德马尔夫人，从这家常生活琐事里，可以猜度出她一生不幸的痛苦的秘密。一阵难以觉察的颤抖掠过她的全身。她那双无意枕着宠物的头的手，突然急剧痉挛地捧起它毛茸茸的发硬颈子，好似要留住它与保护它。德马尔先生从上衣口袋里抽出猎鞭，威胁地走向可怜的奥菲利亚。猎狗躺在德马尔先生的脚下，闭上眼睛，发出充满痛苦与恐惧的哀鸣。德马尔夫人脸色比平时更加惨白，胸部激烈地起伏，蓝色的大眼睛转向丈夫，惊恐的表情无法形容。

“开恩吧，先生，”她恳求道，“不要杀它！”

这简短的话使上校颤抖。悲伤的情绪代替一时的愤怒。

“夫人，这责备，我很明白，”他说道，“自从那天打猎，我

一时冲动杀死了你的西班牙长毛垂耳猎狗之后，你一直不原谅我。这不是重大损失吗？一条总是非要停下来不可的狗，对猎获物发脾气的狗！再耐心的人不是也要被它弄得不耐烦吗？而且，只是在它死后，你才那么爱它；从前你根本不理它；现在你正好借题发挥指责我……”

“我责备过你吗？”德马尔夫人反问道，态度温和，对于所爱的人是出于宽宏大量，对于不爱的人则出于自尊自重。

“我没有那样说过，”上校接着说，语调显得半是父亲半是丈夫，“可是，某些女人的眼泪里所含的责备，比别的女人的诅咒还更残忍。见鬼！夫人，你很清楚我不喜欢有人在我周围哭泣……”

“你从来没有见我哭过。”

“唉！我不是常看见你眼睛发红吗！那更不好，真的！”

这对夫妻交谈时，年轻人站起来，静悄悄地把奥菲利亚牵了出去，然后回到客厅，点燃一根蜡烛，放在壁炉台上，在德马尔夫人对面坐下。

这纯属偶然的行动突然影响了德马尔先生。当烛光比炉火更加明亮而且较少摇曳，照在德马尔夫人的脸上，显示出她这晚全身都很痛苦与虚弱：神态疲倦不堪；褐色长发垂在瘦削的面颊上，兴奋而暗淡的眼睛下面，一片灰紫。上校在客厅里转了几圈，回到妻子身边，来了个突然大转变，问道：

“你今天怎么样？英迪亚娜！”说话时显得笨拙，十足一个感情与性格很少协调的男人。

“同往常一样。谢谢你。”她答道，既不惊奇也不怨恨。

“同往常一样，这不算回答，顶多是女性式的回答，诺曼底式的回答，模棱两可，不置可否，不好不坏。”

“好吧，我的身体不好不坏。”

“怎么！”他又粗暴地说，“你撒谎！我知道你身体不好！你已经对拉尔夫爵士说过，他就在这里。喏，我会瞎说吗？拉尔夫先生，你讲讲吧，她对你说过吧？”

“她对我说过，”冷漠的年轻人因被责问而回答，却没有注意英迪亚娜对他使眼色表示责备。

这时，第四个人进屋来，是这家的总管，从前在德马尔先生指挥的团里的士官勒列弗尔。

他简单地向德马尔先生说，有理由相信前几个晚上，就在这个时候，有人进到园子里来想偷炭。他前来请求给他一支枪，好在关锁大门之前巡逻一遍。德马尔先生从这意外事件感到战斗来临，立即拿起自己的猎枪，把另一支猎枪交给勒列弗尔，准备出去。

“怎么！”德马尔夫人恐惧地说，“为了几袋木炭，你莫非要杀死一个可怜的农民？”

“我杀他们等于杀一条狗，”德马尔回答道，被这反对意见所激怒，“凡是我发现夜晚在我园子里转来转去的人，我决不放过。夫人，如果你懂法律，就知道法律允许我这样做。”

“这是可怕的法律！”英迪亚娜发怒地说。

然后，她强压住怒火，低声地补充说：

“但是，你忘了你有风湿痛吗？今晚下雨，你这样出去，明天又要犯病受苦的！”

“你很害怕要照料你的老丈夫！”德马尔回答，同时猛地把门推开。

他边出门边继续喃喃咕咕地埋怨自己年纪大了，也埋怨妻子。

第二章

我们刚才说的这两个人，英迪亚娜·德马尔和拉尔夫爵士（如果你愿意，就称呼他鲁道夫·布朗）仍然面对面坐着，像少妇的丈夫刚才在他俩中间的时候那样，保持平静、冷漠的态度。英国人根本没想到要作辩解，德马尔夫人感到不必严厉指责他，因为他说的话完全是出于好意。她尽力打破沉默，温和地抱怨起来。

“这不好，亲爱的拉尔夫，”她对他说，“我叫你千万别重提我在痛苦时讲的一些话，我要让德马尔先生是最后一个知道我的病情的人。”

“我不明白你的意思，亲爱的，”拉尔夫爵士回答道，“你有病，又不愿意治，我因此应该作出抉择，要么见死不救，要么通知你的丈夫。”

“是的，”德马尔夫人苦笑着说，“那么，你已决定通知当局了！”

“你错了，你错了，我发誓，你不该这样去激怒上校；他可是个体面的人，高尚的人。”

“但是，有谁说的跟你说的不一样呢？拉尔夫爵士……”

“啊！你自己，你并不愿意。你愁眉苦脸，一副病态他本人已经注意到，你眼睛红红的，随时告诉大家，你不幸福……”